

我家的金雁商店



王计兵

2002年,我来到昆山。原本打算和爱人找两份相对稳定的工作,除去开支,一年赚上几万块钱应该不成问题。可是没想到,由于学历问题,我们找工作屡屡受挫。

从家里带来的钱在迅速减少,眼看就要坐吃山空。匆忙之间,我们决定紧急应对。我花50元从一个修理铺买到一辆二手自行车,花30元买了一块彩色塑料布。剩下的钱,在昆山的小商品市场批发了袜子、手套、鞋垫等货物。这些商品大多进价在0.5元到0.6元左右,售价是一元一件。就这样,一个匆匆忙忙的流动地摊开张了。开张第一天,我蹲在一个地下通道边的人行道旁,从早饭后一直到夜晚。全部营业额只有32元。第二天,我改变了方位,在一个打工楼门前摆摊,结果那天只卖了18元。

后来,我不断积攒经验,进的货物开始丰富起来。收入终于突破100元的那天晚上,我们都很开心。爱人拿着这张百元大钞绽开了笑容,但笑容又渐渐凝固。她缓慢地告诉我,这张是假钞。我的头“嗡”的一下,我拿着这张假钞去了附近的一个加油站,让工作人员帮我验证一下。工作人员只是瞥了一眼,就告诉我,这张钱是假钞。我愤怒了,骑着车

诗词里的信心

李硕儒

中华文明五千年,回望一代代先人留下的文墨足迹,总能从中汲取信心。

且看杜甫的《柏学士茅屋》:碧山学士焚银鱼,白马却走深岩居。古人已用三冬足,年少今开万卷余。晴云满户团倾盖,秋水浮阶溜决渠。富贵必从勤苦得,男儿须读五车书。

首联以典叙事,安史之乱使柏学士失去官职,只能栖居于一处茅屋中;颌联改用东方朔之典,说他仍像东方朔一样刻苦读书;颈联写景,又回到柏学士所居环境中;尾联阐释哲理,富贵荣华来自功名,功名来自苦读,此为古人成功的通路。

再看苏轼的《和董传留别》: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仄伴老儒烹瓠叶,强随举子踏槐花。囊空不办寻春马,眼乱行看择婿车。得意犹堪夸世俗,诏黄新湿字如鸦。

首联即开宗明义,说虽然出自粗布裹衣的贫寒之家,但要相信,只要胸藏诗书,气质自然华贵,用不着自卑;颌联引用典故,不甘于久过清苦日子,热爱读书,力求上进;颈联着重鼓励,虽然囊中羞涩,但当金榜题名时,选你做女婿的贵族家的马车就会数不胜数;写到尾联时,诗人甚至生出浪漫的诗意想象,等成功之时可以如何扬眉吐气。

今天看来,一味追求功名的价值观未免显得狭隘,但如果环境变成诗词里的那个年代,那时若想施展抱负,若想有所作为,只能苦心攻读,通过科举考试谋得好前程,方可做些济世济民的大事。

唐诗宋词的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——留给我们的,不光是华贵的文化气质,更是永不言败的民族气度。无论遇到多少坎坷、波折甚至命运的颠荡,都能从中得到信心。

父亲母亲

黄炎

父亲是被抽调到平凉市华亭县大炼钢铁时认识母亲的。当时他是一名林业工人,分配到官山林场工作。在一次文艺演出活动中,母亲演唱《十二把镰刀》和《梁秋燕》,父亲从此想尽办法打听关于她的一切。

后来,母亲被调到食堂帮着做饭,父亲被调到后勤管食堂。就这样,他们恋爱了。他们一起去山上抓野兔,找黑木耳,一起去捡枯树枝,度过了幸福美好的青年时光。1960年,由于饥饿,他们相约放弃国库粮户口,回到虽然贫穷但是温暖的家乡——甘肃庆阳。

由于家乡离外祖父家有几千里路,所以母亲很少回娘家。记得我很小的时候,在4岁左右她回过一次娘家后,一直到我当兵时,也就是18岁那年,她才第二次回娘家。我一直记得,她想念爹娘时,总是一边暗自落泪,一边自言自语地说:“你外婆可能已经不在在了,昨晚我梦见一群白羊跑到咱们家里来了……”

眨眼间,父亲和母亲就老了。

有一次,当母亲偶尔小声哼起《梁秋燕》时,父亲笑了,笑着笑着哭了,眼泪从他那满是皱纹的颊颊上滚落下来。

后来,父亲和母亲走着走着就走散了。

两年前,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,陪伴母亲六十多年的父亲,睡在母亲身边再也没有醒来。父亲去世的第二天,母亲瞬间失去了记忆,不记得家里的很多事、很多人。她也不会做饭了,从那天起,我再也吃不到妈妈的味道。

带着这张假钞满城转悠查找,试图把使用假钞的人抓出来。那天晚上,我很晚都没回家,沮丧极了。当天夜里,我和爱人躺在出租房用两张凳子、一块木板支起来的简单床铺上,透过屋顶的小窗,看着外面被灯火照亮的夜空,谁都没有说话。我俩一动不动地躺着,假装都睡着了,实际上我们都知道,谁都没有睡着。终于,我爱人翻了一下身,那个简易的床却在此时突然塌了,我们两个摔到了地上。

天亮之后,我重新整理情绪,决定改变生活方式。我又去修车铺买了一辆二手脚踏三轮车,去批发市场批发水果卖。通常情况下,每天凌晨我会去水果批发市场挑选心仪的水果。由于车辆载重有限,400斤到500斤是我每天的工作量。我推着这几百斤水果走街串巷,用传统的方式一声一声地吆喝:“西瓜了,苹果,脆梨呀!”

卖水果通常有对半的利润,但是水果的损耗比较大,特别是香蕉。从冷库里刚刚搬出的香蕉色泽鲜艳、透亮,可一到了空气中,香蕉的表层就会迅速氧化,形成黑斑。所以每次贩卖香蕉,包裹香蕉的包装纸我都会小心地保护着。到了晚上,剩下的香蕉就会降价处理,或者说赔钱处理。

西瓜是我最擅长卖的一种水果。我故乡所属的村庄是沙土地,特别适合种植西瓜,父亲也是种植西瓜的高手。耳濡目染,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很多辨别西瓜的方法。看外观、形状、色泽,用一只手托着西瓜,另一只手轻轻拍打侧面或上部,成熟的西瓜产生的震动会迅速抵达下面托着的那只手,没有成熟的西瓜则没有这种感觉。还有托瓜的位置,

一定不要托着瓜在地上生长的那一面,那一面由于长期与地面接触,瓜皮变厚,传递瓜的震动时就会变得迟钝,在那个位置很难判断出西瓜的成熟度。

就这样,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,我们攒下了第一桶金——3万元,也掌握了很多生活技能。我们租了路边的一个固定摊位,重新摆起了地摊,想让生活变得稳定起来。尽管卖水果收益还算不错,但是每天拖着四五百斤载重的人力三轮车还是太辛苦。要知道,这里是江南,水多,桥多,且坡度漫长,每翻越一座大桥,都会累得心脏狂跳、两腿发软、眼冒金星。虽然在一天一天的跋涉中,我的身体变得强壮,皮肤黝黑,但谁不渴望过上安逸而舒适的生活呢?

当我租到固定摊位后,又动起了脑筋。我加长了它的纵深,用木板、铁丝和塑料布搭建了一间宽2.6米、长4米多的简易商铺。我进了大量的书籍、碟片和磁带,做起了梦寐以求的文化产业“租书店”。现在想来,这次创业特别可笑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,突然来了一辆综合执法车,车上下来3个人,其中两个人撑着一个巨大的袋子,一个人往袋子里面装碟片、磁带、书籍。我知道出事了,但我一言未发。装完了所有的商品后,他们才和我说,我这属于非法经营,让我尽快补齐营业执照以及文化经营的相关手续,再来领回自己的商品。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拿出相关手续证明,这些商品将作为盗版进行销毁。那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知道经商需要营业执照,经营文化产品更要经过特殊的审批,同时我又知道,那样的地

摊不符合领取营业执照的条件。

就这样,生活和我开了一次玩笑,让我前面的努力瞬间归零。那天中午,我和爱人坐在空荡荡的铺位上,相视而笑。真的是在笑,一方面是不想让附近的商铺看见我们的脆弱,另一方面,我是对生活比较乐观的人,生活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外,我不会被生活中的意外击溃。从那天中午起,我又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困顿期。那段时间,我在昆山的大街小巷捡破烂,我后来的笔名“拾荒”正是来自这段经历。

半年后,昆山市玉山镇大同村打工楼新建了一个菜市场,菜市场外面的地摊招租,我租下了靠近菜市场出入口的3个相连的摊位。摊位靠近围墙,我又用木板把摊位的另一面封了起来,形成了3间可以遮风避雨的商铺。因为地摊从属于菜市场,再加上前面经商积累的经验,我第一时间就领取了营业执照,注册了金雁商店。这就是我家小店金雁商店的前身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是因为我的乳名叫连金,我爱人的乳名叫燕子,我就选用了谐音“金雁”。

这也算是我们拥有了第一份固定资产。此后的故事,尽管依然充满着波折,也算是顺理成章。至今,金雁商店经营了整整20年。20年的时间,让我们学会了很多,也懂得了很多。

我不是一个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。当抵达了南墙,生活就会给你多一种选择,向左转,向右转,都是一种出路,大不了全身而退,又何尝不可呢? 生命是一种体验和尝试,乐观才是挫折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。



参差苳菜

立夏节气过后,江苏省淮安市楚秀园池塘成片嫩黄色的苳菜花盛开,如金黄地毯铺满水面,为初夏增添了许许诗意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建阳是一座“活态图书馆”

王海滨

说来惭愧,此前我对建阳知之甚少。《中国校园文学》今年在京外设立的第一个青苗辅助计划写作基地就是建阳。授牌期间还要给当地的孩子们做一场有关阅读与写作的讲座,邀我去讲。

临行前上网检索,才知道,这座闽北小城曾经有个大名鼎鼎的宋慈。知道宋慈是因为著名电视连续剧《大宋提刑官》,这部剧就是改编自宋慈所著的《洗冤集录》。

再查,建阳的另一个大名人是朱熹。朱熹虽然祖籍江西,但是青年时期参加乡试,自报籍贯就是建阳,后来也在建阳度过了人生大部分时光。晚年更是在此兴教讲学,著书立说,程朱理学在此发扬光大。

建阳还是建本之乡,是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。建本与浙本、蜀本齐名,是自宋代产生于建阳的古籍。中国印刷术起于唐而盛于宋。建阳的雕版印刷业起步于唐末五代勃兴于宋,朱熹与弟子们注释的古代文献,就是在建阳刻印出版并广为传播。

我哪里是去讲课,分明是走进历史的尘烟寻踪觅影。

到达建阳已是黄昏。入住地竹枝横斜,花影重重,蛙声载道,茶香袅袅。当地友人指着暮色中的景致说,苏轼的那首《惠崇春江晚景》描绘的就是此地,画僧惠崇就是建阳人。哦,又一个意外的文化邂逅。

第二天的讲座地在建阳实验小学。整个讲座过程中,孩子们热情高涨,互动频繁,在最后的答疑环节,更有孩子抛出了一些令我

诧异的问题。坐在大礼堂最后一排的一个男同学问:“写作文的时候为什么总要写情感?怎样才能让作文有情感?”

我得知他才上四年级。整个讲座期间,他座位很远,却一直在目不转睛地听着我讲,认真至极。

讲座结束,我在校门口等车来接,恰逢学校放学。一众孩子们安安静静地走出来。我一眼瞅到了刚刚提问的男同学,就招手让他过来,问他是不是要回家,他马上摇摇头:“去书吧。”

去书吧做什么呢?“看书啊。”

书吧在哪里?“就在街口啊,不过,我们今天约着去另外一家。同学说那里有新书。”

难道大家都去书吧?男同学一边回身指着不远处的几个同学,一边朗声说:“嗯,他,她,还有好几个。”

“你们怎么这么喜欢看书呢?”我随口而出的一句话,马上让这个男同学扑哧笑出声来,他招手喊来了等候在旁边的同学:“老师问咱们为什么喜欢看书呢?”

马上英语四起:“在朱子的老家,不看书哪行呢?”他们还反客为主,向我发起了提问:“知道朱子的学生都有谁吗?知道‘悬灯相望’是说的谁吗?就是朱子和他的学生蔡元定啊,就发生在那边的那座山上……”

这些我真不知道,窘迫之际,幸亏接我的车开了过来,算是替我解围。回望那群孩子,感觉汗颜。我忽然意识到,我好像对自己的故乡有些什么名人轶事一点都不熟悉,这里的小孩子怎么就知道那么多呢?随口就问开车的师傅,他并不是当地人,而是主办方从福州调度来的。他笑道:“他们建阳人爱书是刻

在骨子里的,爱书敬书,崇文尚读,而且从小抓起。”

又问,这里的书吧真的很多吗?司机师傅使劲点点头:“在建阳城里随便走10分钟,就会有一个书吧,他们要打造城市10分钟书吧圈。你看前面就有一家。”

目光所及处是建阳一中学外围的一圈门头房,全部打通,摆了桌椅和书架,书目看上去很琳琅。门楣上挂着“潭阳书舍”的牌匾。书吧内座无虚席,有两鬓斑白的老者,有乳臭未干的孩童,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人,都在俯首痴读……

听说过城市10分钟商圈,10分钟早餐圈……10分钟就有一个书吧,还真是第一次听说。

“你有没有注意到建阳城里最多的标语是什么?”

“啊?是什么?”

“是‘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’啊。”

车窗外正有一处广告牌,立在繁花丛中,上面果真是这一行字。司机说那是一处城区公园,他再次放慢速度:“我知道这个公园里也有一个公益书吧……”

建阳城里城外,果真有许多书吧。这座闽北小城,竟将全民阅读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。

耳畔不只有风声、鸟鸣、水流,还有琅琅读书声,那声音穿山涉水自宋代理学兴盛之时而来,汇聚当下市井烟火之气,融合时代进步之音,环山绕水,浸润着这座建溪之北、武夷山之南的小城。

如此说来,建阳就是一座大图书馆。每一间书舍都是文化的灯塔,每一册典籍都是智慧的种子,而每一个捧读的身影,都在续写着这座“活态图书馆”的不朽传奇。

苦楝花

梁文君

我在晨光中走向建筑工地时,路上总会有苦楝树不时撞进眼帘。五月的风吹来,这些树突然在某个夜里,在枝丫间爆开了层层叠叠的紫雾。

每一棵苦楝树都是一处花的海洋。那些花个儿很小,单看时平平无奇,可千万朵聚在一起,却成就了磅礴之美。它们像一只只小粉蝶,在枝头翩跹起舞,热热闹闹地织就一片绚烂的云霞。

望着这满树繁花,我不禁想起自己参与建造的那栋楼房。想起那些和着水泥、灰头土脸砌砖的日子,汗水在衣服后背画出盐花;想起搬运着晒烫的钢筋,粗糙的手套磨出了洞,掌心的茧又厚了几分。当工程终于完工,楼宇盛装亮相,外墙砖在阳光下温润如琥珀,窗玻璃闪着明亮的光,高端大气,令人惊艳。那一刻,所有的付出都化作了心底的满足。

站在苦楝树下,淡淡的花香漫过来,风儿吹过,沙沙响起,像轻轻唱着一首无名的歌,唱这些寂寂无名的小花,不与玫瑰争艳,不跟牡丹比贵,只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,拼尽全力绽放。也唱我在这城市的角落里,做着泥水工,平凡而普通,却在演绎别人和自己的生活。或许我们都像这苦楝花,没有耀眼的光环,却有着自己的坚持与热烈。

花影摇曳,仿佛在诉说,人生在世,何必被世俗的枷锁束缚,更不要在喧嚣中迷失自我。就像这苦楝花,只管在属于自己的枝头,付出全部的热情,守望一方天地,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,生命的绚烂自会在某个清晨,悄然绽放。

手中握着灰刀,抬头望望满树的繁花,心中突然多出了无数的欢喜。有这样的美景相伴,苦一点,累一点,又算得了啥。只要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,便能感悟到生命的美好。

五月的阳光

墨剑文

五月的阳光不像初春那样怯生生,也不似盛夏那般毒辣辣。它从蓝得发脆的天空里泼下来,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,让人想起一碗盛好的小米粥,暖而不烫。

隔壁王婶正在晒被子,“夜里盖着有太阳味儿。”我帮她抻平被角,摸到棉布上阳光的温度。

村口的麦田开始泛黄了,远看像块巨大的绸缎,近看能发现麦穗还带着青。李老汉蹲在田埂上抽烟,烟锅子一明一灭。再晒个把月,就该开镰了。阳光照在他古铜色的脸上,那些皱纹里仿佛积着去年秋天的麦灰。

午后我去河边洗衣,河水被晒得温温的。蹲在青石板上搓衣服,小鱼偶尔从这眼里游过。对岸几个小孩在浅水处扑腾,水花溅起来,在阳光里亮晶晶的。

傍晚的阳光变得温柔了,它从西边的山梁上漫过来,给土墙抹上一层蜂蜜色。我坐在门槛上择菜,看夕阳把云影染成橘红。母亲在灶间熬粥,米香混着柴火气飘出来。父亲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,影子拖得老长,鼻尖上还粘着新鲜的泥。

晚饭我们摆在院子里吃,榆木小桌被晒了一天,摸起来暖乎乎的。一碟腌香椿,半碗炸酱,配上刚出锅的烙饼。父亲倒了一盅酒,酒液在夕阳里泛着琥珀光。飞蛾绕着电灯打转,投下的影子在饭菜上晃来晃去。

月亮升起来时,阳光还没完全退场。二叔家的牛在圈里叫,不知道是不是闻到了夜草香。我躺在竹席上,透过纱窗看星星一颗颗亮起来。

半夜忽然醒了,月光白花花地泼了半炕,另外半边仍在黑暗中。我摸到窗边,看见月光下的枣树影印在院墙上,枝丫分明如剪腰。晚风掠过树梢,那些影子就轻轻摇晃,像是树在梦里伸懒腰。

天刚蒙蒙亮,阳光又来了。它先爬上东屋的瓦檐,再慢慢往下淌,最后溢满了整个院子。母亲在扫院子,扫帚划过地面,扬起细小的灰尘。那些尘埃在晨光中飞舞,像极了夏日里常见的蚊虫。

五月的阳光是有重量的,它沉甸甸地压在麦穗上,让它们一天天弯腰;它暖烘烘地裹着新孵的小鸡,让它们绒毛蓬松;它明晃晃地照在老人脸上,让他们眼角的皱纹里蓄满笑意。这样的阳光晒过几天,连石头都会记得它的温度。

我坐在枣树下缝扣子,针尖偶尔反射阳光,在地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光斑。树上有青枣开始结果,藏在叶间像害羞的娃娃。再过些日子,它们就会在阳光下变得通红,甜得能招来十里八乡的馋嘴孩子。

摘尽枇杷一树金

雷亚梅

浅夏的风裹着草木香,轻轻掀起邻家晾晒的碎花床单。晨跑时,路过小区南门那棵枇杷树,忽地发现枝头的枇杷已经金黄,一颗颗诱人的果实在碧玉般的叶影里忽明忽暗,像一串悬在光阴里的金铃铛。

枇杷树下,有一水泥圆桌,平日里常有老人坐在那儿聊天、下象棋。许是时间太早,这会儿只有老板娘坐在树下,她穿着棉麻裙子,戴着老花镜,正仔细地挑选着簸箕里的陈皮。老板娘住在一楼,枇杷树就长在她家门前。她是江门新会人,偶尔帮有需要的邻居订购她家乡的土特产陈皮。早些年她在小区开理发店,如今铺面改成了快递驿站,老邻居们习惯了唤她老板娘。

我绕着小区跑完两圈后,远远看见枇杷树下支起了竹梯。老板娘挥舞着空簸箕朝我招手:“来搭把手!”她仰头看向树上的枇杷,晨光落在她的肩头。

恰好是周末,下楼锻炼、遛狗的邻居渐渐多了。我叫上几位相熟的邻居,一块帮老板娘摘枇杷。很快,枇杷树下就热闹得跟过节似的。黄澄澄的枇杷落在了簸箕里,溅起酸酸甜甜的香味儿。我跳起来,摘下一串低垂的枇杷,挑出一颗,含在嘴里,熟悉的酸甜味,让我瞬间回到了童年。

儿时,邻居奶奶也种有一棵枇杷树。枇杷黄时,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们,只等她一声令下,便风卷残云一般,瞬间摘尽一树枇杷,然后盘腿坐在树下,畅快地分吃。

我正想得神,老板娘忽然往我手心塞了个布包,打开竟是晒干的枇杷叶。“这个也拿回去,前几天我见你家婆婆有些咳嗽,把这枇杷叶配上陈皮煮茶喝,止咳。”她冲我微微一笑,晨曦顺着她满脸的皱纹,流进她双颊的梨涡。

“啪”的一声巨响,枝头最后几粒枇杷砸在了地上,鲜嫩的果汁飞溅了一地,阳光照射过来时,那些汁液顺着水泥地,在地面的褶皱处将时光也酿成了金色。